2023.09.04 星期一
01 编辑 李 俊 张 勇 02、03 编辑 李 俊 崔嘉毅
新闻晨报 Morning Post

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 OPEN

[编者按]

你知道吗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不仅是年轻人，老年人也同样怀揣着梦想，步入暮年，他们的梦想不仅是自己拥有更好的晚年生活，很大一部分人还在用生命最大的热力去关爱别人，奉献社会，小梦想甚至改变和感动了一大群人，他们的梦想也成为上海这座城市变得更温暖、更进步的动力。

感念于此，“筑梦早上海”公益项目应运而生，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、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、新闻晨报联合发起，腾讯公益提供支持，向魔都老人招募梦想，并发动社会各界支持老人们筑梦、圆梦。

不管几岁，人生永远有机会，愿我们所有人都常怀理想，梦想之光不灭。

音乐大师曹鹏打造特别课堂，让“星星的孩子”人生大逆转

98岁的梦想：有个固定的场所去上课

知名指挥家曹鹏知今已经98岁高龄，接到记者的采访邀请仍欣然允诺，因为他不想放过任何为他的那群“星星的孩子”发声的机会：“经过十几年的验证，我们有了一个让孤独症孩子学会沟通、学习知识、获得技能的课堂，很多孩子在这里得到了人生的逆转。不过很长一段时间，这个课堂都是临时的，东借一个地方，西借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最大的愿望，就是有一个让孤独症孩子全天上课的场所，吸引更多有爱心、有能力的老师，让更多的孤独症儿童和他的家庭重获希望。”这是一生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曹鹏，当下最大的心愿。

98岁指挥家打造特别课堂

今年20岁的政政是“天使知音沙龙”和“爱课堂”的第一批学生，从最早的完全无法沟通，时时刻刻离不开家人陪伴，到现在他成为上海青年交响乐团团员，今年7月独自一个人跟着大部队一同赴澳门参加比赛……一度陷入绝望的父母，从来没想过自己患有孤独症的孩子，能变得这么独立，收获这样的“逆转人生”。

15年前，5岁多的政政来到曹鹏和女儿曹小夏成立的“天使知音沙龙”，这个沙龙原本是想让孤独症孩子家长减压，从孩子的疾病中暂时脱离，得到身心放松。

意外之中却发现，当音乐响起，原本吵闹、用头撞墙、自说自话的孩子慢慢变安静，音乐停下，他们又恢复吵闹，音乐再响起，孩子们又安静下来……

“到底孤独症是什么？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，但自从我们发现音乐能让吵闹的孩子们安静下来倾听，就开始坚定地用我们自己擅长的东西去试图改变他们。”

政政就是那个被改变的人。

上海城市交响乐团打击乐组帮助沙龙的孩子们学习打击乐等，让他们掌握音乐的基础知识，当时已经80岁的音乐大师曹鹏亲自改编乐曲，帮助包括政政的儿童们的铜管五重奏排练。

在曹鹏的介绍下，政政跟着老师学圆号，2年之后，原本无法听见外界声音的他耳朵似乎打开了。

“用音乐打开孤独症孩子们的耳朵，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改变。”曹鹏说，孤独症的孩子无法与人沟通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他“听不见”外界的声音，音乐是动人的，让他们愿意打开耳朵去聆听，学会了打开耳朵，他们就得到了和世界发生连接的机会。

又学了三四年的圆号，政政又到了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，获得了和其他孩子一起同台演奏的机会，而同台演奏意味着合作。

“或许合作这件事对其他孩子来说并没有那么难，但孤独症的孩子学会了合作，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惊喜的事情。”曹小夏说，政政经历过一次次的“飞跃”，现在已经能独立地融入社会，“好几次到国外演出，他们都能很快地适应，甚至能一个人去，家长也很放心”。

一次，政政正要出境演出，恰逢妈妈有事，无法陪伴，于是他一个人跟着大部队，完成了演出。

独自出国远行，这对于很多孤独症儿童和家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，政政实现了。

而政政是“天使知音沙龙”和“爱课堂”上一众孩子当中的一位，这个沙龙和课堂上的大孩子们基本都和政政一样，把原本人生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

改变孩子们的“组合疗法”

现在，“天使知音沙龙”每周末举行，大约有70个孩子来，“爱课堂”的人数则更少，大约在20人，“爱咖啡”相当于是我们的实践基地，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社交技巧。

虽然音乐能让孩子们发生常人难以想象的改变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在曹鹏和曹小夏看来，音乐打开了孩子们的耳朵，但想真正地融入社会，还要学习文化知识。

因此，2017年他们开设了“爱课堂”，请来专业老师为孤独症孩子们上课，课程包括语数英、珠心算、美术和艺术修养等。

“当时，家长们都觉得孩子们学不会知识，但我们的老师用爱心、耐心硬是把他们教会了。”曹小夏说，其实教这群孩子没有太多的技巧，把他们当做平常人一样教，只不过比平常人多教两遍，三遍，N遍……

他们还请了资深的幼儿园园长、警察叔叔来教，慢慢地，课堂上的孩子知道了什么叫专注力，学会了听指令，学会了顺应外界的规则……

“以前让孤独症的孩子在家学习是难上加难的事情，家长们也苦恼不已，不知道怎么教，久而久之就放弃了。有一天，一位家长高兴地跟我说，我们家孩子在家练习敲木琴了！以前我们家只有愁眉苦脸和唉声叹气，没想到，有一天我家还能响起孩子敲的木琴声……”

曹小夏说，孤独症儿童的家庭承受的苦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，一个十分微小的变化，就能让这些原本绝望的家长兴奋不已，这让她高兴，也让她心酸。“有一天我接到家长的一通电话，电话那边的妈妈高兴极了，说今天很开心，一问，原来这一天，十几岁的孩子第一次主动给她打了电话。”

这一件件微小的事情，让他们坚定地把这件事情做下去。

在曹鹏和曹小夏的带动下，还有了很多用行动来关心这些孤独症孩子的志愿者，他们不时地来到“爱咖啡”。

位于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层的“爱咖啡”实践基地，咖啡师是孤独症青少年，他们系着咖啡师围裙，分工明确，有的制作咖啡，有的端着咖啡送到“顾客”面前。

而来此喝咖啡的“顾客”都是提前报名的志愿者，在这里，喝咖啡是不要付钱的，需要跟这些咖啡师交流、沟通，提高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社会，掌握社交技能。

“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我们已经积累了5000多名志愿者，以后，就算我们不在了，还有这些志愿者能为这些孤独症患儿服务，帮助他们走出孤独。”曹鹏和曹小夏为这群孩子想得很多、很远。

“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改变”

爱课堂对孩子们的意义重大，不仅是学知识、学技能的地方，甚至成为了不可缺少的情感依托。

徐同学在“爱课堂”学习过后，得到改变，成功“转学”到南模中学，上学期间成绩还不错，但总是不开心，借口生病逃避上学，只有周六会兴高采烈地到“天使知音沙龙”。

实在不忍心徐同学整天“抱病在家”，曹小夏和他妈妈商量让他回“爱课堂”来。“他妈妈听到高兴坏了，他们日盼夜盼想来，我一直没让他来。”曹小夏说，“一是我觉得在‘爱课堂’这么多人当中，徐同学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，能融入常规的学校，希望他坚持下去；二是，我这里实在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。现在，不少家长来找我，说孩子想到我们这里上课，不过实在没办法，老师和场地都很有限。”

曹小夏说，现在他们把课堂放在市中心一街道党建活动中心，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:30到11:30的时间段，活动中心腾出来两个教室给“爱课堂”上课。周六就要找另外的地方上语文课。

因为现在的场地只有2个教室，他们就把学生按照个人文化程度分为大班和小班，每个班上都会配有一位老师和两位志愿者，一起完成教学。

为了照顾到每个孩子，课堂上，老师又会根据他们实际知识吸收的情况，把学生分为3组，“先教第一组，教好后让他们做功课，再教第二组……我们的老师是很辛苦的，没有爱心的老师是没办法教下去的。”

事实上，这些孩子们是喜欢这个课堂，不舍得回家的，有时候这个场地下午也有一段空闲时间，老师们就能延长上课时间，多上一节电子琴课，虽然最多多上一两节课，时间不会很长，但孩子们都喜欢和珍惜。“只能上3个小时，孩子们越来越大，学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，这么短的时间是没办法达到他们的需求的。”

“没办法，我们只能这样见缝插针地为孩子们争取”，上课的场地，这是当下最困扰曹鹏和曹小夏的问题。

因为上课场地的问题，来参加沙龙的有70多个孩子，而能来上课的只有20多个。“因为现在的场地只能允许孩子们上半天课，家长们接送特别不方便，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让孩子们去常规学校，或者在家看，虽然难以适应，难以学到知识和技能，但我们实在有心无力。”说起这些想来却不能来“爱课堂”的孩子们，曹鹏和曹小夏不无遗憾。

“有些家长一直在跟我说，他们的孩子在家学不进知识，希望能进‘爱课堂’学习。我拒绝太多次，实在不忍心。”曹小夏说，现在“爱课堂”实行开除制度，在学习进行到一定阶段后，就会有一次考试，不合格的孩子就会被淘汰，在家学习，两周后再次考试合格，才能再次进入课堂。

“这样既能让孩子们知道要努力学习，也能让一些想进‘爱课堂’学习的孩子一些机会，不过说到底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”曹小夏说，孤独症孩子对上课环境变化极其敏感，“我们真的是东借一个地方，西借一个地方，课堂都只能称得上‘临时课堂’，而孤独症的孩子其实对临时和变化这件事情很难适应，有次我们换了教室场地，门的位置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孩子们都不愿意进门。”

其实，对于一个固定的教室这件事情，曹鹏和曹小夏呼吁已久，不过一直迟迟难以解决。

有一个能让爱课堂的孩子们全天上课的场所，有更多的老师加入，让更多孤独症的孩子们能更加系统地学习，早日融入社会。这是曹鹏当下最大的心愿。

98岁高龄的曹鹏，仍以人生最大的热情拥抱这群不同寻常的孤独症的孩子们，用音乐打开了一扇扇心门，向他们播撒爱与希望，谱出一曲音乐与爱的交响乐章，并期待通过社会各界的力量，让这首爱的交响乐响彻沪上各个角落，为低调沉默的孤独症患者家庭带去生命的逆转，也响起美妙的乐响。

文/晨报记者 吴 琼
图/受访者提供

“我想买一座岛”“希望找回初恋”“梦想重返年轻”

他们大声喊出梦想，你的呢？

“我想买一座岛！”
“希望找回初恋！”
“彩票能中100万就好了！”
……
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

一般出现在学生时代命题作文中的这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带着它走上街头，把回答的机会传递给魔都老人。

在走访的数十位老人中，多数人对“梦想”的期冀很朴实很简单——平安健康，和家人、朋友享受每一天。同时，我们也收获到了意想不到的答案：有爷叔斩钉截铁“我想买一座小岛”、从事管理工作的阿姨憧憬成为外科医生、多年山水画功底的爷叔渴望有自己的画展，还有退休阿姨报名英语课练习口语，为了将来她能自己一个人环游世界……他们畅聊中的梦想是多彩的。

梦想得先敢想：
立一个大目标，买下价值3亿的岛

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——“买一座岛！”带着眼镜、穿着蓝色花衬衫的蔡爷叔脱口而出道。在蔡爷叔慷慨激昂的描述里，一位大老板花重金买下一座岛屿的事情让他特别羡慕，“大老板的梦想实现了，我还没有实现。他告诉我旁边那个小岛还空着，但要三个亿，我想努努力多赚钱，把那个小岛买下来！”

有人立志买岛，有人只想中奖。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……买彩票能中100万！”思考了一会的周爷叔，向我们给出了这个答案。这句看似开玩笑的回答，也有一个起因。

原来，今年3月份，70岁的周爷叔和老伴想离女儿近一点，彼此之间能有个照应，在女儿家附近购置了一套新房，而这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花光了老两口的全部积蓄。“哪怕中个100万也好，稍微补贴点买房的费用，让我们两个人后半生的日子能过得舒服点。当然，我现在也有退休工资，每天吃吃喝喝的钱也够用。”

拥有一台“时光机”：
重返年轻，吃自助餐不用担心牙和胃受不了

老吃客陈爷叔最近有一点焦虑，“我今年65岁，快步入70岁成为纯粹意义上的‘老人’，身体却没办法继续跟上自己的想法，感觉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。”吃到美味的食物是陈爷叔的爱好、追求，现在有时候也成了他的痛苦。

年轻时，陈爷叔喜欢光顾各种自助餐餐厅，品尝各地的美食，但随着年纪慢慢上去，他开始不敢吃自助餐，“因为我的牙、我的胃不允许呀。还没吃进去多少，牙齿就不灵了，胃也开始不舒服了。”陈爷叔笑着说，假如能有一台时光机，他想回到婴儿期，重新过一遍人生，再把所有想吃的食物都吃个遍。

梦想是“学”出来的：
为出国旅游学英语，为身体健康学跳舞

从医生岗位退休下来的屠阿姨，最近在忙着学习新技能，她报名了老年大学的插花班和英语口语班。

59岁还能坚持学习新语言引发我们的好奇，屠阿姨解释，报名口语班是为了将来出国旅游做准备，她希望自己可以达到跟外国人面对面沟通的流利程度。“以后出国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点外卖，到饭店里order（点菜），到旅馆check-in（办理入住）、check-out（退房）。以前上班没有时间，现在空闲下来了，我想能多出去走走，看一看别人的历史、文化，也是蛮好的。”

比屠阿姨大一岁的刘阿姨，是上海某中老年舞蹈队的队员。五、六年前，刘阿姨的健康出现一些状况，待在家里调养时也会因此胡思乱想，心情郁闷，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舞蹈队，从零基础的舞蹈“小白”渐渐成为队内资深的“强将”。

我们见到刘阿姨时，她正趁着排练开始前的时间，在晨光与绿荫里拍上几张美美的照片，一身浅蓝色长裙搭配红底绣花的舞鞋、戴着精致的耳饰，现在的刘阿姨特别得美丽自信。“我就想和姐妹们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去更多的地方演出，去更大的舞台展现我们老年人的美、健康、快乐。”

文/晨报记者 陈燕菁
图/张楚尧 陈燕菁

制图/潘文健